



脸上的皱纹让大龄农民工很难获得招工者的信任

本版摄影 现代快报记者 施向晖

打工爷爷

他们的人生还剩下什么
当第一代进城务工者老去

无儿养老的“老年模特”漂到哪里算哪里

●●● 刘家富:58岁 老家:四川广安

站在安德门民工市场中间,汹涌的人潮让瘦小的刘家富显得有些不自在。刘家富身高不到一米五,因为拖着行李,他的背显得更加佝偻。

如果仔细算来,刘家富应该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农民工。1980年,他便南下贵阳,在建筑工地上帮工程挖土。后来的三十多年间,他去过湖南、浙江,足迹踏遍南中国。“搬运工、装修工、装卸工、勤杂工。”刘家富掰着手指头,给记者盘点他的打工历程。由于身高、体格的问题,他干不了重活,几十年来一直给大工打下手,收入只够自己吃饭。同时期出门打工的,有的混成了老板,有的回家娶妻生子,而刘家富却还是这么漂着,全部家当也就刚好装满一台小小的手推车。

刘家富今年58岁,漂泊半生,他没成家,也似乎回不去四川盆地的老家。那里的兄弟姐妹早已成家立业,与他年纪相仿的,要么在家含饴弄孙,要么趁着还能干活,跟着子女忙活。而他唯一的至亲,只剩下92岁的老母亲了。由于常年不回家,又没有手机和固定电话,母子俩几乎失联。“我两年前离家的时候妈妈身体还好,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”

支撑着他在外面打工的,就是钱,他需要钱来照顾老母亲以及给自己养老。

数十年的打工生涯,让他形成了所有家当“一肩挑”的习惯。一旦有老板愿意雇用,他拖着行李就能立即上岗。几年前,他“浪”到了杭州。在一名安徽老板的推荐下,他得到了一份“美差”:为中

国美术学院的学生当模特。“这份工作好,往那儿一站,不用动就能拿钱。”刘家富挺得意。

他的鼻梁高挺,眼窝深陷,工地上的风沙在脸上切割出道道纹理,确实是油画的绝佳描摹对象。

然而,很快他就发现:这个活不好干。“时间太长了,一站就是七个小时,还要不停地换姿势。”老刘说,他常常一个人身兼多个班级的模特,这边学生下课了,那边他还要赶到下一个教室。“嗐,他们经常让我摆这样的姿势。”刘家富伸出左手,轻轻托住下巴,而右腿弯曲,并向前顶。“这样一摆就是几个小时,下来走路都不会了。”刘家富不知道这种被称为“思考者”的姿势能表达出什么,也不关心这些年画过他的一拨拨学生里,哪些最终成名成家,他只知道,7个小时50元钱的报酬,是他三天的饭钱。

当模特的活时断时续,但生活却一天不能停止。接不到活的日子,他就帮餐馆洗碗。“除了洗碗扫地,还有哪个工作对岁数没有要求?”刘家富摆了摆手。

如今,他来到南京。白天在安德门民工市场找机会,晚上就睡在桥洞下面。年龄、体格,都成为他求职路上无法逾越的障碍。“再找不着工作,就回家吧,家里还有五六分地。”刘家富说,村里的年轻人走得差不多了,田地大多抛荒,如果回家种地,也能糊口。

在他的脚下,一只白色塑料袋被风吹起。“我现在活得就像塑料袋一样,飘到哪里算哪里。”他忽然回过头。

一个多月没找到工作 他想染发“装年轻”

●●● 李须年:60岁 老家:江苏邳州

“老板,你招人不?”

见到记者走近,原本蹲在路边的李须年拍了拍膝盖,直起身来。在安德门民工市场盘伏了一个多月,他练就了一套朴素的识人法:背着大包小包的、穿着胶鞋的,抑或是四处张望的,是跟他一样的求职者;而那些衣着整齐,举止轻缓的,则多半是来招人老板的。

在他的眼中,照像的人们无非分成两种:雇人的与被雇的。然而这一次,他“看走眼”了。当记者表明采访意图后,李须年原本吊起来的眉毛急速垂下,脸上分明有抑制不住的失落。

“一个多月了,就是没人要我。”李须年眯着眼睛,盯着眼前来往的人流,他的面庞上布满沟壑,让人无法辨识出他是否皱着眉。他穿着一身灰色的棉衣,款式挺旧,沾着各种说不清年代的油斑,头戴一顶蓝色解放帽,鬓角露出的白发在阳光直射下闪着银光。

老李来自邳州,今年60岁,膝下一儿一女,还有一个刚刚5岁的小孙子。在来南京之前,他在新疆做了多年的瓦工。两年前,儿子来到南京打工,他也跟着一道来了。作为一名老手艺人,李须年原本觉得,靠自己一手修屋砌墙的活计,在南京找份工作应该没有什么问题,然而,现实却给了他迎头一击。快两年了,他几乎没有接过什么正经活,大部分时间都是蹲守在安德门民工市场,等待,继续等待。

从心态上来说,李须年是矛盾的。一方面,他觉得自己没有特殊技能,岁数又大,“理应没人要”;而另一方面,他内心还抱着一线希

数人得到了社会保险。当他们老了,这个问题终于开始显现要说是农民,他们已经没有了土地;要说是工人,他们中只有极少几乎没有农民工思考过这样的问题:他们到底是农民还是工人?

6年没回家 她说,干到70岁才敢回乡养老

●●● 马清玉:56岁 老家:安徽颍上 丈夫早逝

中午该吃饭的时间,56岁的马清玉还坐在石阶上,念叨着:“来晚了,来晚了,已经找不到工作了。”体能跟不上,又没有技术,上了年纪的男人尚且找不到工作,女人就更难了。

马清玉来自安徽颍上县,20年前,丈夫生病去世,留下了一万多元的债务和4个孩子,小的才7岁。她只好出门打工。

她已经当了20年保姆。“一开始去的是上海,每个月工资才300块。舍不得吃饭,天天到外面挖野菜,和着面就吃了。4个孩子在家,也没人照顾。”

如今,四个孩子总算都成家立业了,马清玉反而无家可归了。“老家的房子,大儿子娶媳妇两间,小儿子两间,我这个老太就没有房子了,回家都是住大女儿家,也不太方便。”缺席的母爱,使得孩子们跟她已经无法亲近。

她说,自己已经六年没有回老家了,在哪儿干活就住哪儿。“今年春节也是跟东家一起过的,住家保姆东家管吃管喝,也不愁什么。”而两个儿子和小女儿虽然也在南京打工,但一年都见不到几次面。“儿子从来都没见过,女儿一年还能见个两三次。”

在南京生活5年,马清玉不是在干活,就是在安德门民工市场等着找工作。除此之外,她对南京的一切都不熟悉。“南京的公园景点,我还有一个都没逛过呢!没有钱,哪有心思逛!”她说,虽然没出去逛过,但每天吃的住的穿的看到的,都跟老家不能比。

但马清玉未来还是想回到老家养老。“金窝银窝抵不上自己的草窝,再好的家那是人家的,我们再老的家,是我们自己的。只要自己身体没有问题,最少干到70岁,攒够钱,我就回老家自己盖间房,三四十平方,够住就行了。”

刘需平很珍视身上的工作服。这是一套梅山铁矿的工作服,藏青色,上衣是夹克,下身是西裤。衣服看起来有些年头了,但洗得干干净净。戴着眼镜的刘需平背着手,挺着胸,整齐的和衣和不紧不慢的表情,处处显示着他的与众不同。今年60岁的刘需平,来自宿迁,14岁便外出打工。他建设过老区,在井冈山上背过石头;见证了特区的成长,在厦门盖过高楼,而立之年,又进入了梅山铁矿——这曾是一份令人艳羡的工作。

铁矿的工作,让他无需再为生计东奔西走,也让他有了在南京立足的底气。如今,刘需平儿孙满堂。

铁矿的工作,让他无需再为生计东奔西走,也让他有了在南京立足的底气。如今,刘需平儿孙满堂。

打工大半辈子了 他想趁着没老,找份交社保的工作

●●● 潘世海:48岁 老家:南通海门

“现在住在女儿家,觉得有些无聊,想出来找份工作干干,打发时间。”

转了半天,他应聘了一份保安的工作。“月薪3000元左右,交五险一金。”潘世海表示,钱少点无所谓。“告诉你哦,我原先辞掉的工作,每个月有4000块。”他说,之所以辞得这么爽快,除了要跟女儿团聚,也因为这个玻璃厂是民营的,给私人老板干了这么多年,都没有交养老、医保等社保。

“我现在距离60岁退休年龄还有12年,物业公司说,到他们那儿干,社保交满12年,再往后延交几年,就可以拿到养老金了。还有医保,生病治疗也有保障。”潘世海很心动,言语里充满对未来的信心。



一般的工作都限定了年龄



大龄农民工往往要承受更多异样的目光

数据概况 南京171万民工老龄化加剧 经济转型打工越来越难

来自南京市人社局就管中心的数据,目前南京有171万民工,其中来自南京本地的有70万,100万都是外来民工。虽然民工来自五湖四海,但到南京来打工的,以苏北的最多,其次是安徽、江西。而这些民工中,老年“民工”越来越多。在安德门民工市场尤其突出。

“年轻一代的民工,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,能找到工作,而老一代民工只认识民工市场,只相信用与人直接交流的方式来找工作。所以我们市场现在也步入‘老龄化’了。”一位在民工市场十多年的工作人员表示,这也使得招聘呈现出一种矛盾的情况。十年前,要招一名服务员,年龄

必须在28岁及以下,年纪大的一概不要。而现在,招聘的年龄已经放宽到45周岁以下了。另一方面,随着市场发展,劳动合同越来越健全,以前民工干活没有年龄上限,能干就行,现在基本上55岁以上就找不到工作了。“民工年龄在增大,企业招不到人只能放宽年龄限制,但同时法律又规定了60岁退休年龄,企业怕承担麻烦,又卡住了上限。”

而近几年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,传统行业收缩转型,没有技能的民工,特别是大龄民工找工作越来越困难。他表示,从市场的情况来看,50岁以上的民工只能干打扫、绿化、保姆等工种了。